

灯火阑珊处

青衫落拓

著



沈阳出版社

灯火阑珊处

青衫落拓

著



Denghuolanshanchu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灯火阑珊处 / 青衫落拓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41-4183-3

I. ①灯…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17684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20

字 数: 31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王冬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版式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责任校对: 罗 健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183-3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1 ■ 楔子

卷一 与君初相识

5 ■ 第一章

15 ■ 第二章

23 ■ 第三章

32 ■ 第四章

43 ■ 第五章

51 ■ 第六章

59 ■ 第七章

68 ■ 第八章

77 ■ 第九章

88 ■ 第十章

卷二 别后沧海事

99 ■ 第十一章

108 ■ 第十二章

118 ■ 第十三章

128 ■ 第十四章

138 ■ 第十五章

147 ■ 第十六章

目 录 CONTENTS

- 156 ■ 第十七章
- 166 ■ 第十八章
- 175 ■ 第十九章
- 186 ■ 第二十章
- 195 ■ 第二十一章

卷三 蓦然回首时

- 207 ■ 第二十二章
- 218 ■ 第二十三章
- 229 ■ 第二十四章
- 239 ■ 第二十五章
- 249 ■ 第二十六章
- 260 ■ 第二十七章
- 269 ■ 第二十八章
- 278 ■ 第二十九章
- 288 ■ 第三十章
- 298 ■ 第三十一章
- 307 ■ 第三十二章



楔子

“任苒，跟荏苒这个词同音，是时光慢慢走远的意思。”

“时光一定得走远吗？”

“对，时光总会走远的，可是我们会留下幸福的回忆，这就是时光给我们的礼物。”

任苒长大以后，无数次看着母亲的遗像，回忆起过去母亲与她的对话，发现时光荏苒而过，留下的礼物远远不止幸福的回忆。

幸福的回忆，每一个人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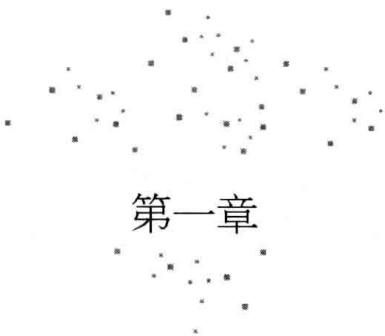
只是，记忆里的天堂，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注定只属于愚人与孩子。

卷一 与君初相识



“被淹没的感觉。”

她想起她孩子气的愿望——“茫茫人海”再不是一个抽象而且被用滥了的形容词，她确实在骤然之间被强大而奇怪的力量席卷，如置身于汪洋大海，城市的灯火连同喧嚣的车水马龙从她身边次第隐去，四顾之下，只有眼前这个身体可以攀附，而他对她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如果她能预知被淹没时有如此铺天盖地的恐惧无依，她还会对他有向往吗？



第一章

在 12 岁以前，任苒的生活可算是幸福得没有一丝缺憾。

她父亲任世晏在南方 Z 市的 Z 大法学院任教，母亲方菲在 Z 市图书馆工作，他们家住在离 Z 大不远的的一个独居院落内。

那套房产是任世晏做传教士的祖父遗留下来的，不大的庭院内，一棵樟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据说树龄超过 60 年。在晴朗的日子里，树叶将洒落院内的阳光筛得光影斑驳。红砖黑瓦的两层楼房透出年代久远的感觉，朝西的一面墙上爬满了爬墙虎，看上去生机盎然，多少掩饰了房子年久失修的颓态。

任苒从小便适应与大学校园比邻而居的宁静生活，更爱在那套房子里面度过的所有幸福的时光。身为著名法学家、教授的父亲和性格温柔的母亲对她既严格要求，又宠爱有加。

父亲的世交祁汉明的儿子祁家骏与她一块儿长大，两人如同兄妹般相处，让她根本没有独生子女通常会有孤独感。

她觉得她的小小世界十分完整。

然而，任苒的母亲方菲在女儿 12 岁时病倒，那一年任苒刚上初中。经过不同医院的专家诊断，方菲被确诊患有子宫癌，从此开始缠绵病榻。

任世晏悉心照顾妻子，但是他毕竟工作繁忙，除了上课、带博士生，还要做课题、著书，时不时要出差去外地开会讲学。任苒很快习惯了三点一线地往返于学校、医院和家中，将作业带到医院做，她学会了看护妈妈，同时也眼看着妈妈在病痛的折磨下慢慢瘦弱憔悴。

方菲先做手术切除病灶，再做化疗，忍受厌食、抑郁、呕吐、掉头发的折磨，然而癌细胞还是扩散转移，侵蚀了她身体里别的器官。

漫长的治疗过程，对病人和亲属来说，是一场共同的折磨。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方菲都漠视病痛，表现镇定，从来不诉苦不抱怨。她和女儿一起读书、谈心，督促她好好学习，对着丈夫保持微笑，这样的勇气让所有人敬佩不已。

任苒 16 岁那年的冬天，方菲在医院里去世了。

那时正值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提前几年便有人搬出各种神奇的预言，争论世界是否已经快到了末日；有人却在欢呼雀跃，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认为地球将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任苒沉湎于丧母的伤痛，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沉默的少女，对于周围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安葬妻子后，任世晏注意到女儿的状态，决定换个环境。他离开 Z 大，应聘到中部省会城市 H 市的一所财经政法大学任教，同时让女儿跟着转学过去。任苒沉浸在伤心之中，没有反对。

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后，任苒提不起情绪来适应。她变得更加阴郁内向，头半年时间里，在这边的生活过得十分糟糕。她既讨厌此地与故乡完全不同的暴烈气候，也不和新同学交往，成绩更是一落千丈。

任世晏正为女儿担心不已时，祁家骏参加高考，并报考了他任教的大学，让父女二人都喜出望外。

任、祁两家的交情可以追溯到任苒的祖父那一辈，双方完全知根知底。任世晏与祁家骏的父亲祁汉明是老同学加好友，与祁家骏的母亲赵晓越曾是 Z 大的同事，两家人一直来往密切。

在任苒母亲的葬礼上，任世晏要强忍悲痛处理各种事务，无暇照顾女儿。祁家骏一直握着哭得几至晕厥的任苒的手安慰她，所有的人看着这一对沉默的悲伤少年，都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来得自然而纯真。

祁家骏过来上大学后，差不多每天都来任家陪任苒一块儿做功课，她总算振作起来，渐渐摆脱了孤僻，在高中最后一年里埋头学习，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任世晏惊喜之余，更加默许了他们的出双入对。

双方家长的想法似乎达成了默契，只是任苒并不认可。她承认，她与祁家骏的关系比一般朋友来得更为密切，甚至比一般兄妹更友爱，可是离真正谈恋爱，却很有一点儿距离。

一起长大，太过熟悉，没有心跳的感觉，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任苒觉得这个看似温和，其实性格复杂、放任不羁的漂亮男孩子是知己好友，却不是自己期待的男友。

从小到大，她看着祁家骏不停地结交女友，毫无妒忌之意。在她看来，那样少男少女之间的分分合合，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基于青春期骚动的社交活动，并不吸引她。她想要的是“更激烈的感觉，能淹没自己的爱情”。当她直言不讳讲这话时，祁家骏大笑，揉一下她的脑袋：“少女思春真可怕。”

“不许笑我。我知道我爸和我妈那样的婚姻很幸福，他们是恩爱的典范。可是由同学而恋爱、结婚，未免太平淡，没有一点波澜起伏。”

祁家骏耸耸肩：“据说很多人想要一个平淡的幸福也要不到。”

任苒知道他父母的婚姻多少有些问题，家庭气氛常年紧张，“平淡的幸福当然不错。可是我就不信，难道你现在就开始想要那种生活了？”

祁家骏微微出神，他有一张无可挑剔的英俊面孔，平常总有一副懒洋洋、漫不经心的姿态，对什么都表现得不认真，偶一沉思，脸上便有了一点阴郁。他随即摇头笑了：“我对婚姻没向往，想不通人为什么要找麻烦结婚。我也不知道我具体想要什么，也许我想要一个有梦露身材的女朋友也说不定。”

任苒发育偏迟，到了高中才开始长个子，一向引以为恨，她看看自己纤瘦的身材，咬牙说道：“可见男生都是视觉动物。”

“好吧，但愿那个能将你淹没的男人爱的是你的灵魂。”祁家骏对她的小女生腔一向既轻视又容忍。

相貌英俊、家境富有的祁家骏从读中学起就十分受女孩子欢迎，甚至他那个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性格也被充满浪漫想象力的小女生视为了他的魅力之一。他

和任苒一直如同兄妹般相处，任苒成天匆匆往返于学校与医院之间，没有一个女孩子想到去妒忌她被祁家骏放在优先位置。

上了大学之后，那些喜欢祁家骏的女孩子当然不再满足于递一下小纸条、一块儿看场电影、放学时同路回家顺便说点儿废话这种相处模式，看到他身边突然多出一个军训后晒得黑黑瘦瘦的新生，不免会疑惑地上下打量她。

任苒对自己的容貌评价十分客观，她五官长得像她父亲，轮廓继承了母亲的清秀，小小的面孔上有着漆黑的眉毛，明亮的眼睛，算不上惊艳的美女，也完全不用自惭。尽管被祁家骏的仰慕者这样用评估的眼神审视，可并不妨碍她开始喜欢大学生活。

丧母的悲痛渐渐沉淀到了心底，又脱离了弥漫着紧张升学气氛的中学校园，满眼看到的都是意气飞扬的同龄男女，她的心境一下明朗了起来，慢慢恢复旧时的开朗性格。

她鼓励祁家骏跟人约会，“那个打扮得蛮吉普赛的高个子女孩看着好有气质。”

祁家骏吃不消她的审美，“你看多了三毛，见人长发中分、披披挂挂的打扮，两眼幽深欲语还休就觉得是气质了。拜托，我接受不来这一款。”

过不了几天，她转而大力推荐一个身材惹火的女生：“这么标准的尺寸，不是正合你的期望吗？”

祁家骏的态度倒是无可无不可，只要对方感觉还好，他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在他们约会后，任苒缠着他问他新女友的发育秘诀，他哭笑不得，“我跟她没熟到讨论身体的地步。”

她不罢休，继续追问两人相处的细节，直问到祁家骏招架不住求饶。

祁家骏比任苒大两岁，任苒上学早，只比他低一个年级。他们从小在一起聊天就十分坦白，讲各自隐秘的愿望、烦恼、恐惧、悲伤、迷惑，认定对方是最值得交谈与托付心事的对象。

可是男女交往的秘密又岂是别的少年心事可比，祁家骏知道任苒的生活十分单纯，而思想则过分活跃，他再没把换女朋友当回事，也觉得没办法挨义气挨到事无巨细地汇报，以满足她少女好奇心的地步。

“你还是赶紧去找那个会把你淹没的人恋爱吧，多失恋几次没关系。等到了30岁，我们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可以考虑结婚。”

“哼，我不像你这么没操守，找不到感觉，我一辈子都宁缺毋滥。”

“我连大学专业都是家里开会决定的，更别提以后的婚事了。”

祁家做着规模不算小的皮革制品出口加工生意，在老家 Z 市商界颇有名声，祁家骏又只有一个姐姐祁家钰在澳大利亚留学不归，他当然早就意识到家里对自己的期望。他叹一口气，笑道：“现在他们由着我玩，不过将来我肯定没有按自己心愿宁缺毋滥的自由，如果能完全按我自己的心思来，我宁可不结婚。”

“我才不信祁伯伯赵阿姨会那么狠，非要逼你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你的问题是你喜欢的人太多了，对谁都不够认真。”

祁家骏大笑：“你懂什么叫认真？”

“认真就是认定一个人，永远喜欢对方啊！”

“太幼稚了，你不允许人有变心和反悔的权力吗？”

任苒哑然。

“他们希望我娶的肯定是首先能让他们喜欢的女孩子。小苒，你一向最符合他们的标准了。如果你到时嫁不出去，那就嫁给我吧，这样皆大欢喜。”

任苒也笑，并没拿这句话当真，“让我当你的‘备胎’，你想得倒美。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未免会笑场吗？”

说话之间，两人已经来到了任家。

这所财经政法大学规模并不大，任世晏接受聘任过来执教，校方给他在学校安排了一套房子暂住。

校园依小山而建，地势略有起伏，任世晏的房子在学校的老宿舍区，远离学生宿舍。登上二十来级石阶上去，是几栋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苏式建筑、砖木结构的四层楼房，有着灰扑扑的水泥楼梯，走廊黑暗而且不算通风，房间结构说不上合理，楼下也不方便停车。最初这里是前苏联专家楼，后来变成教授宿舍。自从学校在校园以外开建新的公寓区，改善教师居住条件后，这里的住户陆续迁出，只剩下单身和外聘教师，住得远没过去密集。可是任世晏倒是喜欢这一处宿舍区的安静环境，又觉得上班方便，同时并不确定会长期在此执教，便没有另买房子的打算。

任苒考上大学后便住进宿舍，但回家对她来说实在太容易了。读国际贸易专业的祁家骏想来借一本专业书，她带着他上楼，刚打开房门，就听到任世晏与人在书房里面谈话，他的声音十分浑厚。

“……从目前的立法来看，还没有现成的法规来规范私募，但是有很多风险需要防范，我觉得你要注意的问题不止是合约，参与证券公司的资金拆借，政策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也要考虑进去。”

另一个略微低沉的声音回答道：“在现在的证券市场内活动的民间资本，如果不想被猎杀，就只能与官方性质的资本结盟，恐怕作为私募基金的操作者来讲，并没有太多选择。”

祁家骏低声说：“要不我们待会儿再过来吧。”

“我爸一谈起这些法律问题就没完，要是在里面跟带的博士生谈话，就更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没事儿，我们拿了书就走。”

她象征性地敲了一下门便推门而入，视线却一下被坐在任世晏对面的那个人牢牢吸引住了。

任世晏嗔道：“没礼貌，怎么就这样闯进来了？”

跟在她身后的祁家骏连忙说：“对不起，任叔叔。”

那客人是一个男人，尽管姿态放松地坐在藤椅上，仍看得出身材是南方人中少见的高大，略显瘦削的面孔上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高挺，略微带着鹰钩，看面容很年轻，可他的眉宇之间却又有着成年男子才有的成熟镇定气质，让人无法确定他的实际年龄。

任苒的第一个判断便是，这人当然不可能是她父亲的学生。在一向号称气势逼人、气场强大的父亲面前，他没有任何诚惶诚恐受教的表情，反而带着一点漫不经心。

他的目光扫过任苒，在祁家骏脸上停留片刻，然后不动声色地移开。祁家骏的神情却一下变得古怪了，而任世晏也略微不安，“家骏，有什么事吗？”

“没事。”祁家骏拉一下任苒，“我们先出去。”

“你不是要找书吗？”

祁家骏不理睬她，转身出去，她觉察出不对，禁不住再度看向那陌生的客人，阳光透过南面窗子斜射进来，他站起了身，彬彬有礼地说：“你好。”

他果然如她判断的那样十分高大，眼睛深邃得仿佛可以将一切尽收眼底。她没有多少与这个年龄男人打交道的经验，在他的目光下脸红了，而且不习惯如此客套的对话，连忙说：“呃，你好。你们继续，我先出去了。”

任苒匆匆出来，却没看到祁家骏，她下楼后才发现，他正站在楼下。暮春时分的下午，阳光明丽地洒在他身上，她却从他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阴影。

“怎么了？你认识那个人吗？”

祁家骏沉默好一会儿，才淡淡地说：“见过一面。走吧。”

两人向石阶走去，任苒实在忍不住，“喂，只见过一面的人，你表情怎么这么古怪？”

祁家骏再度沉默一下，声音依然平淡：“他是我爸爸的儿子。”

这个别扭的句式将任苒吓得目瞪口呆，她琢磨了一下，“那个，不是你妈的儿子吗？”

“笨。他要是我妈的儿子，我就直接叫他哥哥了。他是我爸跟外面女人生下来的。”

他们的老家Z市地处富庶的南方，的确有不少有钱人养外室包二奶。可是任苒生活圈子简单，她实在没法将她从小认识的祁伯伯与“私生子”联系起来，更不能想象在Z大做行政工作、性格看上去颇为刚烈的赵阿姨会容许这种事发生，不禁发出一声长长的惊叹：“天哪！”

祁家骏横她一眼，只可惜他的脾气只对别人有威慑力，对任苒却从来不起作用，更阻拦不住她的好奇心。

“你妈……知道这件事吗？”

“我都知道，我妈会不知道吗？”

“那……赵阿姨应该很生气吧。”

祁家骏懒得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他母亲岂止是生气。知道丈夫有一个比自己女儿小三岁，比儿子大四岁的私生子存在时，赵晓越才生下祁家骏不到一年。她险些精神崩溃，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状态——如果严格定义正常状态，也可以说，她从那以后都没有恢复。祁家骏自懂事起，便对家里一直延续着的冷战气氛习以为常了。

“你以前怎么从来没说过啊？”

“你傻了吧，这种事我会到处跟人说吗？”祁家骏不耐烦地说。

“那……他找我爸干什么？”

“不知道。”

“我爸好像知道你们的关系。”

“这也不算秘密，以你爸爸跟我爸爸的交情，肯定知道。”

“阿骏，我爸不会跟他有什么事的，他们一听就是在谈法律上的事。他一向最喜欢你。”

祁家骏本来应该被这个天真的劝慰逗乐，可是他实在没有心情，只点点头，“我知道，我不会因为任叔叔跟他谈话就生气。”

她摇他的胳膊，“喂，这事是祁伯伯不对，还有就是……那个人的妈妈不对。我跟你家这么熟，都不知道这件事，也从来没在你家碰到过他，可见他跟你的生活完全不相干，你何必为他生气？”

祁家骏苦笑，“小苒，你不明白。知道家里气氛说不上正常，妈妈总那么喜怒无常的原因后，我看到他，不可能开心。”

任苒认真想一想，点点头，突然又问：“你什么时候知道有他存在的？”

“三年前。”

任苒好一会儿没说话，祁家骏不免奇怪，“在想什么呢？”

“阿骏，你当时一直陪着我，我只顾着操心妈妈的病，一直到她去世，我自己伤心，一点儿也没安慰你。”任苒抱着他的胳膊，“我实在太自私了。”

“傻瓜，这种事，别人没法安慰的，只能自己忽略。”

“小苒——”

对面一个女人从一辆黑色桑塔纳车上下来，叫任苒的名字。她三十来岁，中等个子，有一张标准的椭圆形面孔，略微细长的丹凤眼带着妩媚之态，化着得体的淡妆，蓬松卷发披在肩头，一身衬衫窄裙的职业女性装束，手挽一个公事包，显得干练而漂亮。

任苒的脸沉了下来，放开祁家骏，淡淡地“嗯”了一声。

“你爸爸约我过来谈点事情，我顺便买了菜过来，一会儿回来吃饭吧。家骏也一块儿过来。”

两个人几乎同时摇头，任苒并不看她，一边礼貌地说：“谢谢你，不用了，我们还有事。”一边一步不停地走着，直到出了家属区，才稍微放慢一点儿脚步。

“这位季方平律师现在经常去你家吗？”

任苒摇摇头，“不算经常，我只碰到过两次，她都说是找我爸爸请教学术问题。”

祁家骏若有所思，并不说话，任苒问他：“你觉得她是不是喜欢我爸了？”